



緒論

民國期間是一個新舊時代交替的緩衝地帶，社會格局的大變動和新舊文化的大碰撞交匯在一起，使得這個特殊的時期充滿了變數，眾生百相也就因此變得格外的絢麗多彩、曲折別緻。

陸小曼，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她美麗、聰慧、勇敢、多情、多才多藝，卻也一生是非備受爭議。在這種背景下，她以鮮花鋪地為始，以是非纏身為繼，以淒涼寂寞告終的人生。她的一生，經歷過名噪一時的風光和熱鬧，享受過奢華富貴與萬般寵愛，也飽受過詬病冷眼、孤苦寂寞。可以說，人生的大喜大悲、大苦大樂，她都一一歷盡了，箇中滋味，實難述說。

因為美麗聰慧與多才多藝，她贏得了眾人的眾口交讚和無限仰慕，贏得了「南唐（唐瑛）北陸（陸小曼）」和京城「第一美人」的名聲，又因為多情和勇敢，她贏得了浪漫詩人徐志摩的愛情，這段轟轟烈烈震動了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愛情，讓她體會到了高人雲天的眩暈和幸福，也在短短幾年後帶給她永遠的哀傷與痛苦，讓她嘗到了被萬人所指，積毀銷骨的苦痛。在病痛的折磨中，她苦苦堅持，默默地度過了餘生。

時光之流沖刷著所有的記憶，帶走了所有的浮華和喧囂，直到今天，一切都已沉寂下來，只剩下那些時間稍顯久遠的字跡和開始發黃的老照片，給我們靜靜地講述那些曾經美麗和哀傷的故事。



才貌雙全的校園皇后

在二十世紀二〇、三〇年代的民國，恐怕沒人不知道陸小曼的名字。

出身豪門的家庭背景，亮麗的外表，再加上良好的教育，使得少女時代的陸小曼就早已芳名遠播。在她當時就讀的聖心學堂裡，她被稱作「皇后」，受到眾多男學生的懇勤追捧，每當她去劇院看戲或者參加學校的活動時，身邊總是圍著數不勝數的男生。這些人中有北平的豪門公子，也有年輕的大學生，還有不少年輕的外國先生，這些人或給她拎包，或給她引路，一個個大獻殷勤。但年輕氣盛的陸小曼高傲至極，對這些圍在自己周圍的傢伙不屑一顧。

是啊，十六、十七歲就已經精通英、法兩國文字，能彈一手好鋼琴，能詩善畫，再加之體態秀美，嫵媚多姿，性格大方，言詞得體，既有上海女孩的洋氣活潑和乖巧，又有北平閨秀的沉穩端莊和大氣，是北平眾多大家閨秀中數一數二的名媛，有「第一美人」之稱。





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

有「第一美人」之稱的陸小曼，曾受到無數人的讚美和激賞，很多男人都誇許她的美貌，就連女人對其也讚不絕口，羨慕不已。

胡適說：「陸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劉海粟也說她「美艷絕倫，光彩照人」，徐志摩說她「一雙眼睛也在說話，睛光裡漾起心泉的秘密」。就連徐志摩前妻張幼儀也說她是個天生的美人胚子。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親眼目睹她的天生麗質，只能從那些泛黃的照片上看到她那柔美婉約的樣子，她是那種不上相的類型，照片遠不如本人好看。但是即使就單從照片上看，她那精緻柔和的五官輪廓、婉約動人的氣質和眉宇間透出的那種清麗脫俗也是很很不一般的，舉手投足之間的女人味和萬種風情更增添了她的無窮魅力。

從照片上看來，她並非人們想像中的那種妖艷的女子和濃妝豔抹的交際花形象。相反，她打扮雅致素淨，沒有趕時髦燙捲髮，而是剪著短短的齊耳直髮，隨隨便便地梳在耳後，和那時的女學生沒多大區別，清純秀雅，如一朵出水芙蓉。只有天生麗質的女子才會如此自信，也只有對美有著深刻理解的聰明女子，才知道天然去雕飾的美是俗套的胭脂水粉所無法匹敵的。

徐志摩豈是俗物，眼光自然不低，他曾在詩裡讚美她說：

她是睡著了，星光下一朵斜倚的白蓮；
她入夢境了，香爐裡裊起了一縷碧螺煙……
可愛的梨渦，解釋了處女的夢境的歡喜，
像一顆露珠，顫動的，在荷盤中閃耀著晨曦！

瑩白的皮膚，清純的直髮，小巧玲瓏的身材再配以一雙會說話

的眼睛和精緻得無可挑剔的五官，自然有一種林下之姿。一雙平底便鞋，一件毛背心，這便是名著一時、令無數人為之傾倒的陸小曼。





「南唐北陸」的風光

當時有俗語云：「南唐北陸。」「南唐」是指南邊名動上海灘的大美人唐瑛，而「北陸」指的就是北邊大名鼎鼎的陸小曼。這唐陸二人平分秋色，各領半壁江山。

當時，在北平的重大舞會上，陸小曼的優雅得體和翩翩舞姿使得無數中外男賓為之傾倒，就連女賓們也很樂意和她交往。一旦哪天舞會中少了她的身影，整場舞會就會顯得索然無味，而只要她一出現在舞會中，立刻就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在她嫵熟優美的舞姿比較之下，其餘的人很快就會感到自慚形穢。

嫁給王賡之後，陸小曼隨夫前去哈爾濱上任，她也儼然大明星一般風光無限，整個哈爾濱的大街小巷都貼滿了她的大幅海報和玉照。

而後當陸小曼和徐志摩喜結連理搬到上海居住時，作為名詩人的夫人，她更是名噪一時，一下子就成為了上海交際圈中的核心人物，人人以一睹她的風采為榮。因為她酷愛戲劇，上海不少的角色也因為她的追捧而紅透半邊天。

無窮的個人魅力使她在交際中如魚得水，而溫厚真誠的個性也使他贏得了無數的真心朋友，其中就不乏劉海粟、胡適這樣的大家。

就是這樣一個風光無限被眾人艷羨和激賞的女子，卻一次又一次地經歷著婚姻的悲劇與磨難。



恨不相逢未嫁時

十九歲，正是含苞待放的季節，無憂無慮享受著花樣年華的陸小曼，在父母的之命下嫁給了一位少年得志的軍官，王賡。雖然他比陸小曼大八歲，家境也不是很富裕，但是王賡年少有為，十六歲即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又赴美國留學，到陸家提親之時，已經是陸軍上校。陸小曼的父母在眾多豪門子弟中千挑萬選，終於挑出了這個得意女婿，對婚姻依然是懵懂無知的陸小曼，就由著父母的意思結了婚。

婚後不久，陸小曼就發覺兩人在一起並不適合，陸小曼性格活潑，愛玩鬧，需要男人溫柔體貼地哄著、寵著。而作為軍人的王賡卻不解風情，性格和行事風格不免有點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一心一意把精力投注在工作和前程上，而不知道該花些時間陪陪新婚的太太，陸小曼對婚姻的浪漫想像完全被現實擊碎了，兩人結婚不久就開始時有爭吵。

就在這時候，風流倜儻的詩人徐志摩如同天外來客，闖入了陸小曼的生活。學成歸來的徐志摩，正在中國的文壇上大出風頭，他的浪漫情懷與激情，一如他所倡導的新詩，像一股清新的風吹進了陸小曼的心扉。那源頭活水一樣的激情和跳蕩不止的青春活力，使這位且歌且行的風流才子一下子就征服了陸小曼那顆同樣浪漫多情的心。徐志摩所擁有的剛好是陸小曼所渴望的，也是丈夫王賡所缺乏的。一個是翩翩才子，一個是如花美眷，這樣的碰撞不由得迸出愛情的火花。正如郁達夫所說：「忠厚柔艷的小曼，熱情誠摯的徐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激發火花，燒成一片。」




梅開二度的幸福與辛酸

在二〇年代的中國，封建禮教的勢力還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是有夫之婦，一個才剛剛離婚，兩個社會名流毫不掩飾的戀情，像一顆炸彈投在了水中，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一時間罵聲四起。徐志摩為避風頭不得不去了歐洲，留下處在漩渦中心的陸小曼，在父母的反對、親戚朋友的孤立、丈夫的憤怒以及輿論的壓力下鼓足勇氣，苦苦堅持。更為重要的是唯一的愛人遠在天邊，這讓她倍感孤獨與無力，身體柔弱的她終於病倒了，奄奄一息中贏得了一點同情和理解，在苦苦掙扎了兩年之後，這對有情人終成眷屬。

接下來的一段歲月是陸小曼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兩人回到了徐志摩的老家，在遠離大都市的靜謐裡，享受著不受外人打擾的蜜月。陸小曼在《愛眉小札》的序中寫道：「以後日子中我們的快樂就別提了，我們從此走入了天國，踏進了樂園……一同回到了家鄉，度過了幾個月神仙般的生活。」且不說終於迎來的夫妻雙雙把家還的巨大驚喜，就說那些朝夕相處一塊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情景，也夠讓人羨慕的了。

然而，婚後的煩惱接踵而至，徐志摩的父母無法接受這個洋派嬌氣、不會料理家務、不會管理家業、身體脆弱、只會牽累他兒子的「兒媳婦」，他們拒絕參加婚禮，拒絕承認陸小曼的合法地位。老夫婦倆離開老家去找前兒媳張幼儀，並且就在那裡住了下來，給新婿的陸小曼一個大大的難堪，這個家庭矛盾一直延續到陸小曼去世，徐家始終沒有認同這個兒媳。這是一條橫亘在陸小曼和徐志摩家庭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直接影響到了陸小曼和徐志摩婚姻生活的幸福。





再次擱淺的幸福

如此苦苦掙扎得來的幸福卻在現實生活中又一次擱淺。

許多局外人都能感覺到，陸小曼和徐志摩兩人的婚姻是不會幸福的，即使幸福也不會長久。他們兩人都屬感情豐富而易衝動的類型，都不夠理智和現實，這就注定他們要在現實生活中跌倒，只是熱烈的愛情使人盲目，兩人完全沉浸在愛情的甜蜜當中，絲毫感覺不到這種潛伏的危機。

果然，婚後不久矛盾就爆發了。當他們搬到上海時，夫妻倆性格和愛好的大相逕庭就顯露出來了，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是陸小曼從小生活過的地方，這裡的繁華和熱鬧於她而言是那樣的熟悉和得心應手，她就像一尾魚游進了大海，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交際圈子。她鍾情於看戲、演戲、捧角、跳舞、逛街、吃大餐，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和聚會。而徐志摩不喜歡參加無聊的應酬，只喜歡在朋友聚會時暢談，講求性靈和心靈的交會。愛好的不同形成了不一樣的朋友圈子，這也是兩人分歧的開始。


朋友多了，又都是名人，開銷和排場自然也就大了，陸小曼從小就錦衣玉食，手頭寬鬆慣了，對理財毫無概念，用起錢來簡直是隨心所欲，而徐志摩同樣是一個不會理財，對錢沒有概念的人。陸小曼的奢侈和任性而為使徐志摩倍感苦惱和無助，夫妻二人在上海租了一所高級住房，配備著私人汽車和司機，家裡請著廚師、男僕和好幾個丫頭。加上陸小曼因為迷上唱戲和捧戲子，需要大把大把的金錢，每月的開銷是極大的。由於徐志摩的原生家庭對他們實施經濟封鎖，家裡的一切開銷都得靠徐志摩去辛苦賺來，最累的時候，徐志摩要同時在三所大學兼課，為支持家庭的龐大開銷而疲於奔命。

另一方面，陸小曼明顯地感覺到婚後的徐志摩開始黯淡的愛

意。詩人所憧憬的愛情，是完全脫離現實生活、虛無縹緲的愛情，他能在追逐愛情時釋放出全部的光和熱，但是現實的艱難則使他的愛逐漸冷淡和消退。而林徽因，這個曾經被徐志摩深愛過的卻無法得到的絕色女子，與現實中的小曼一比，徐志摩內心最深處泛著波瀾，陸小曼也明白，林徽因是她永遠無法企及的情敵。也許，婚姻確實是這樣的殘酷，張愛玲也曾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講道：「娶了紅玫瑰，日子久了，紅玫瑰就是蚊帳上的一抹蚊子血，暗淡了光澤。而那遠在天邊的白玫瑰就成了床前的月光，可望而不可及才愈顯珍貴，反之亦然。」

為了這段婚姻，陸小曼曾吃盡了苦頭，飽受磨難，也曾奮不顧身，但到頭來卻是這樣的結果。傷心不已的陸小曼對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說：「照理講，婚後的生活應該比過去甜蜜和幸福，實則不然，結婚成了愛情的墳墓。」



美人、病痛、鴉片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上天在賜予陸小曼美貌和才華的同時，也賜予了她病痛的折磨。美貌和病痛似乎與生俱來，直至糾纏至死。

陸小曼從小就體弱多病，在她先後曾有八個兄弟姐妹，但最終只有她一個人存活下來，長大成人，這已經是天大的喜事了。蒼白、病弱、昏厥經常伴隨著她，雖然這使她平添了幾分林黛玉似的弱柳扶風之態，但於她自身而言，一天之中總有大半天不舒服卻是天大的痛苦。長年累月如此，更是苦不堪言。雖然有錦衣玉食，也無濟於事。結婚後，徐志摩也常常為此發愁，四處請醫延藥但總是無法根治，稍稍累一點便渾身疼痛，甚至昏厥過去。

也許是病痛的原因，她才那麼在乎現實的享樂，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去考慮自己的將來。因為病，她一直沒有孩子，儘管結婚後的徐志摩非常想要一個他們倆的孩子，但是身體太弱的陸小曼無法生育，作為一個女人，她的痛苦可想而知；也是因為病，她不能夠跟著徐志摩去國外發展；也還是因為病，她和擅長按摩推拿的翁瑞午越走越近。因為會一手絕佳的推拿按摩，翁瑞午得以常常接近陸小曼，而他又是那種很會討女人歡心的男人，看到陸小曼愛看戲，便投其所好，經常陪著她看戲、捧角，甚至還親自上台唱戲，陸小曼愛畫畫，他便時常贈送她名畫，以博美人歡心。慢慢地，陸小曼把他當成了特殊的朋友，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被多事之人傳得沸沸揚揚，讓徐志摩萬分難堪。

也就是在翁瑞午的誘導下，陸小曼逐漸學會了吸食鴉片。最初，鴉片可能對陸小曼的病痛有點緩解作用，但一旦上癮之後，便成為一大禍患，不僅麻醉了她的靈魂，也深深毒害了她的健康，使她在這條路上越陷越深，到後來，她簡直完全要依賴鴉

片的作用來減輕病痛。徐志摩雖然對其吸食鴉片非常不滿，但看到她的痛苦之狀，也只能理解著、忍耐著。

毫無疑問，鴉片為他們的婚姻幸福設下了又一重障礙。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又一場爭吵之後，徐志摩憤而離家，誰也不知道，一場災難就此襲來。十九日，徐志摩搭乘去北平的飛機因為大霧影響，在濟南附近觸山爆炸，一代詩人徐志摩就這樣走了，年僅三十四歲。這似乎暗合了他寫的那首詩：「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此時的陸小曼再婚才剛剛五年，年僅二十八歲，青年喪夫之痛和自責，還有來自四面八方的責難和謾罵包圍著她，她成了志摩殞命的罪魁禍首、眾矢之的。眾多朋友因此離開了她，徐家對她至死都不肯原諒，連志摩的葬禮都拒絕讓她參加。

她默默地忍受著外界的非難，沒有一句辯白之詞。她簡居素服，絕跡歡場，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懲罰自己曾經的任性、揮霍和荒唐。在〈哭志摩〉中，陸小曼向志摩的亡靈痛下決心：「我一定做一個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種人，我決心做人，我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






美人遲暮的蒼涼

一個剛剛喪夫的弱女子，帶著一身病痛，眾叛親離，沒有子女，得不到徐家的原諒和承認，沒有生活來源，幾年的苦苦支撐之後，無可奈何之下的她，只好放下尊嚴與翁瑞午同居。而與翁瑞午的同居再一次招來了眾人的唾棄，此時的陸小曼已經麻木了，唾棄就唾棄吧，絕交就絕交吧，心如死灰之人已經不在乎那麼多了，畢竟病榻之前有一個人總比沒有好的。

但她始終拒絕與翁瑞午結婚，寧可保持不倫不類的同居狀態，也許她徹底看透了婚姻的無奈之處，無論將一生托付給誰，都會有風吹雨打。是一次次的失敗徹底地打消了她結婚的念頭，還是為了保持和徐志摩的名分？誰也不知道她心裡的真實想法。她也不允許翁瑞午拋棄結髮妻子，就保持著這種不正常的關係直至翁瑞午過世。的確一如她所料，翁瑞午的忠誠也沒能堅持多久，很快他就又另結新歡。只是這一切她早已不在乎了，她完全看透了，也無所謂了。

翁瑞午過世不久，陸小曼的母親也過世了，她自己的年紀也漸漸大了，上無父母在堂，中無伴侶可依，下無兒女繞膝，一個人孤零零的什麼都沒有了，拖著殘病之身一天天地過著日子。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全力以赴地為志摩編寫全集。從徐志摩走了之後，陸小曼一反以往懶散和隨意的生活作風，為了搜集和出版《徐志摩全集》，她幾經周折，吃盡苦頭，為此耗費了畢生的心血。為了打發難熬的寂寞歲月，也為了過清靜的日子，陸小曼正式拜賀天健為師，學習中國畫。從此她一心畫畫，謝絕交際，用畫筆振作精神，支撐著病體默默地度過餘生。



輕輕的我走了

志摩走後，陸小曼沒有再婚。三十四年的寂寞與悲苦，三十四年的堅持與執著，她拖著病體，默默地走了過來，這恰應了宋朝愛情悲劇的女主角唐琬回應陸游的一首詞：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
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
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鞦韆索。
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歡。
瞞，瞞，瞞！

一九六五年四月，這位曾經名噪一時，爭議頗多的女子，在默默無聲中追隨先她三十四年離去的愛人徐志摩而去，享年六十二歲。

曾有人總結說，人生在世最悲哀的境況莫過於英雄末路和美人遲暮，但想不到美人遲暮竟是如此的淒涼。在告別式上，只有一副輓聯，這也是她一生的寫照：「推心唯赤誠 人世常留遺惠在，出筆多高致 一生半累煙雲中。」

終其一生，她都深愛著徐志摩，臨終前她曾希望死後能與徐志摩合葬，但這一願望最終未能實現，實在讓人扼腕歎惜。